

僧人盪上茶，我们早已迫不及待，引杯入口，茶汤鲜甜而清冽，就像久渴的路人遇到了山间清泉。甜是茶叶富含氨基酸的表现，而清冽应该是茶汤悠长的回甘带来的口腔收敛感，而这种恰到好处的收敛感更衬出了茶汤的甜。

紧接着闻杯，透着一丝兰香，就像幽兰在山谷中开放，竹林摇曳，阳光散漫，花香似有似无地飘过。“喝茶，是刹那间让整片森林从你鼻腔经过。”台湾茶人詹勋华这么说过。

同伴问了一句打破了静寂：“这茶好像比龙井淡？”僧人自顾自地第二泡开汤，默而不语……等给我们盪上第二杯茶，他缓缓地冒出一句“无味之味，乃是至味。”这“无味和至味”难道是僧人给我们参的话头？沉思中这一杯茶自然有了禅意。

唐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法钦禅师到径山结庵，首植茶树，距今已1200多年。南宋绍兴七年（公元1137年），一代禅林临济宗高僧大慧宗杲主持径山寺，道誉日隆，被列为“江南五山十刹”之首。

临济宗在禅宗五脉中独树一帜，大慧宗杲更善用“棒喝”、“参话头”等各种方法来启悟弟子，注重电光火石般领悟的重要性和机锋对话的启发性。而茶本是僧人日常打坐提神的功能之物，但在临济宗僧人眼里，茶已不仅仅是茶，它已融入修行之道。

最著名的就是唐代赵州从谗禅师“吃茶去”的公案。有二僧来拜谒，他问一来说：“曾到此间否？”答：“曾到。”从谗说：“吃茶去！”又问另一僧：“曾来此间否？”答：“未曾来。”从谗说：“吃茶去！”



上图：径山茶形似一朵朵小兰花。

监院不解其意，遂问师：“何以来者说‘曾到’或‘不曾到’都说‘吃茶去’？”从谗呼了一声监院的名字，监院应答，赵州禅师说：“吃茶去！”

一句“吃茶去”深蕴禅机，自此“禅茶一味”，禅中有茶、茶中有禅。赵朴初先生诗云“七碗受至味，一壶得真趣。空持千百偈，不如吃茶”。

下图：径山古道道渊亭。



去”。客来则茶，以心相映，随缘应物，物我不住，透过眼前这位专注于行茶的僧人，我们多少能窥探到“万般皆放下，唯有吃茶去”的禅之一角。

## 茶之道

南宋开庆年间，径山寺主持虚堂智愚禅师久负盛名，前来求学的弟子众多，而日僧南浦绍明是特殊的一位。南浦绍明于公元1259年入宋，前后在各大寺院学习，最后上径山，拜虚堂智愚为师，一边参禅，一边学习径山茶礼，前后九年，深得禅师厚爱，回国前，师父赠与他一套台子式的点茶道具。他将茶道具连同七部茶典带回了日本，南宋的点茶道由此传入日本，南浦绍明也成为了日本茶道的先驱。

南浦绍明回国后在崇福寺住持33年，教授临济宗禅法及径山茶礼，弟子千余人，其中佼佼者宗峰妙超开创了京都大德寺，茶礼和茶道具也传入大德寺。此后，传奇僧人一休宗纯在大德寺学习，算起来，一休是径山寺虚堂智愚的七世法孙，他非常崇拜虚堂智愚，常以“虚堂七世孙”自居，连肖像画也模仿祖师法相称“虚堂再来相”。

一代宗师门下自然是人才济济，日本茶道鼻祖的村田珠光，正是亲得一休印证的弟子。村田珠光本是一游方僧人，后改学茶道。为改革茶汤，入大德寺向一休习禅，大彻大悟后，得到了一休印可之证，就是现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宋朝圆悟禅师的墨宝，看来一休对自己这位茶道弟子非常认可。

村田珠光在京都建立自己的草